



書 名續文章正宗 (第 叁 冊) 共存叁冊

檢查者譚新嘉
覆查者李文琦

刊寫時代	宋刊本
裝式	綫裝
卷數	第拾至第拾叁
葉數	壹百零肆葉
行格	半葉拾壹行行式拾壹字小字雙行
高廣	高柒寸肆分 廣壹尺壹寸式分
邊口	左右雙綫白口上口標字數第壹魚尾下標續正宗幾第式魚尾下標葉數下口有刻工名氏
印章	首有澹庵及清流賴氏景望兩白文方印 光風霽月朱文方印 首尾有本館朱文長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卷拾第式拾葉有大德癸卯處州路教授遂寧馮德秀命工重行補刊 註拾式字兩行 栢字等字闕筆 首尾註葉已修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捌月玖日



真文忠公續文憲正宗卷第十

叙事

武臣事迹

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汝陽文忠公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事 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

真宗有勞有 報 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 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 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眾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 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 亂乃以兵前守 益號其軍曰亂行 田是士卒無敢先後雖

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于畢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一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一益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一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一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因

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一作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

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

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兵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 天子思之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 上以富公弼

爲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
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
弓一矢五_一公善射至老不衰侍上射辭曰幸得備
位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
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
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龍衣金帶自
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一無久無功士大夫
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
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
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

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
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
爲同羣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
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於家詔輟
視朝二日發哀于於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
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
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
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
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
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
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爲中國鉅人

各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邗一作邗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三字追封魯國公諡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庶內殿崇班

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曾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相招武恭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飭力老子敢侮公來在庭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儔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王惠馬公神道碑

王文公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

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
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
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
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
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
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
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
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
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
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

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
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
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
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
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
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
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
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
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歎其腐尚
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

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
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
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
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
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
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
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
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
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
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
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

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
劉玘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
百追至蜀州與戰玘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
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
我旣息而戰我軍雖位口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
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玘等無噍類 真宗賜
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
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
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
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
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

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
德後歲潛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
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
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揔管兼知延州
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覲邊會上
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
兼本州兵馬都揔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
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
澶以北城郭皆書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
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使宜使所至受諸漕輒給邊之
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

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
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
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
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
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揔
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揔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
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
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
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
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
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

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 真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摠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向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真宗輒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拜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

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摠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 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贈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

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既既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于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

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歉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求矣其詒

叙事 處士銘

連處士墓表

歐陽文忠公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

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賑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
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
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
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
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
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
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
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
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
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
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

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
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
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
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
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

王逢原墓誌銘

王文公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
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
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
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
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

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
惠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
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
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所以言中予愛其節
行而得其所所以行卒予得其所所以言浩浩乎其將
不窮也得其所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
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
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予而死矣悲夫逢原左
武衛大將軍諱奉諱之曾孫大理評事諱洪之孫而鄭
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
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

鄉許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
子之男女銘曰

壽胡不多天寶爾嗇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膏
也推之樂以不罷不然以疑嗚呼天民將在於茲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暉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
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
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
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
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
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曆

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鳴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

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間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之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於朝主鄭之新鄭簿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眡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享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憂而我

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

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爲仁稱上一鄉至其後與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紼是不朽實君有子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

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亦甚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

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孀早卒孀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其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胡君墓誌銘

王安石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天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

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審如是可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闔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

壽七十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
暨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
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
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
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
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
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暨筮故多爲賢士大
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
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
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
士其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
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
征君以其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
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
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
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鑿諸
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
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

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
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
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
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姊妹不敢愛其
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
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
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
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
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
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
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

論上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
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
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
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
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二人皆尚幼其葬也以
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
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張久中墓誌銘

曾子固

君姓張氏名持字久中初名伯虎慶曆三年來自曲江
入太學當是時天子方詔學官歲獻士二人學者以

數百千人獨獻君會學散不報於是時予蓋未嘗識君也後二年過予之所家臨川始識之君爲人沉深有大志喜氣節重交遊所與之遊喜窮盡其是非得失不阿意而苟止非其遊遇之温温惟謹不病其所不爲故與之遊者皆畏君之嚴而喜其盡非其與者亦樂君之和而畏其莊也嘗出其文章而因與予言其是非可否之際於其義予不能損益也其年十一月死於興國軍大治縣又十一年十一月君之友黃陽陳惇始歸君之喪於曲江葬之從其父墓朋友道廢久矣予嘗善一作惇與君之交其於危窮齟齬之中生死之際而不易其好其中心豈有利然也故予爲之銘其辭曰

嗚呼久中不如其志孔孟以然何獨於子生而不大天實爲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太德癸卯處州路儒學教授
遂寧馮德秀命工重行刊補

叙事 婦人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

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一有諾之二字

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為言且

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

為時間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

十七一作八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

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一作輿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

器皿雖不及一作至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

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灑掃必肅

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

矣一有不惟信於聖人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

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

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

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推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

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

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

賢雋豈其屈已下之耶惟以道德一作得焉故合者尤寡

一無此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

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

且蝗如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

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一作鳴呼

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

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

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

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未恩封南陽縣君二男

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

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一作岸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

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歸一作歸土兮魂氣則升一作天

何必故鄉兮然後為安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王文公

毗陵錢公餘公謹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為鄭州新鄭尉公輔為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治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叙曰蔣氏常之宜與人世以財祭其鄉而其族人以進士至六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愠均親嫡庶有鳩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已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為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

自其老至於沒紈縫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為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己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聞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興以克有

廟按公荅錢公輔學士書云比蒙母乃以屬於不腆之

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益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且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

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
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
以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細知為辭賦雖市井
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
之士以為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非歡榮辱於
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上而與天下有識同此
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
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文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
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
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
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
而間居躬為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
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為里賢母嗚呼其可
銘也於其葬為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

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
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
居于常州以太君為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
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
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為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
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
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為進士子遵為殿中丞知連
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
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
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為太常博士通判建州
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績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
士其家二子翼翼萼跼其華誥誥諸孫其實其葩孰云
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刳牲以
告視銘考施夫人之効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
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
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爲長者
夫人於財無所蓄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
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
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

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
禮焉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
人芮祕書丞蕢亳州錄事參軍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
士而蒙爲象州司戶參軍於是蕢蕃皆已卒芮蒙以其
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其實夫人
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間女子之方閱觀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
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儕嗚呼
公父穆伯之妻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曾子固

劉凝之仕旣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廬

之田而凝之置置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獲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自爲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爲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

長幼親踈聞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

一作志教子能成其

孝

一作林

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

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祕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中允黃廉孫某某凝之名渙葭州某人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繇婉有人維不終窶又

壽以康有續孔衣旣庶而藏

世迫而求獨優以取

世懦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

配于古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撫州金谿吳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
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夫人衛尉寺丞諱用
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師十
月乙酉葬于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強記老而不倦
其取捨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
有所專也其平生養舅姑甚一作勤孝蓋侍郎七子而少
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
愛之甚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
子孫已一無壯大有不知為吳母者居久之二長子前
死夫人已老矣每過其妻婦異甚而身為孺子其孤兒

其力之備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主於恩有讒訕無

護訕踞罵已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

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或分衣食不為秋一作

分毫計惜一作較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

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己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己族

蓋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

其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

嘗選用其子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之夫人

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強之及處顯矣其子嘗有

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為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

於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為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

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一作
其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於耳目者也夫人之考
諱畋畋之配黃氏兩人者皆有善行鄉里稱之而黃氏
兼喜一作善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於一無其說七子
者曰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州司
戶參軍安石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安世太平州當塗
縣主簿安禮大名府華縣主簿餘未仕也女三人長適
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次適前衢州西安縣令天
長朱明之次適揚州沈季長孫男九人曰雱
勇旁旒旒防旒旒放孫女九人長適解州安邑縣主簿
徐公翊次許嫁太廟齋郎吳安持餘尚幼銘曰

嗟若人兮洵好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弃細故篤
九族兮說珥推食尤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縱心
委命志彌邵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風有采蘋經一作詩
所首兮原念美實輯此辭兮庶幾德音與古對兮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夫人許氏蘇州吳人考仲容太子洗馬兄洞名能文見
國史夫人讀書知大意其兄所為文輒能成誦父母衣
食服御待之而後安既嫁性行孝謹宜于其家其夫為
吏有名稱夫人實相之及春秋高於內外屬為高曾行
而慈幼字微愈久彌篤故親踈懷附無有惡毀昔先王
之治必本之家達於天下而女子言動有史以昭勸戒

後世以古爲迂爲政者治吏事而已女子之善旣非世
教所獎成其事實亦罕發聞於後其苟如此其衰微所
以益甚則夫人之事其可使無傳也哉夫人嫁沈氏其
夫諱周太常少卿贈尚書刑部侍郎其舅諱某贈兵部
尚書杭州錢塘人夫人封六安縣君壽昌縣太君年八
十有三熙寧元年八月下巳卒於京師三年八月某甲
子合葬杭州錢塘縣龍車原子曰披國子博士有吏材
曰括揚州司理參軍館閣校勘有文學其幼皆夫人所
自教也女二人蚤卒銘曰

生民之治必本于身教行于家餘以爲人世弊俗偷恕
于在己內替常度外彊于理淑惟壽昌學與心成篤于
孝慈匪勸而能有翼于夫有迪于子尚類古人其傳以
此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琬字東玉姓周氏父兄皆舉明經夫人獨喜圖
史好爲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從其舅邢起學爲
詩旣嫁無舅姑順夫慈子嚴饋祀諧屬人行其素學皆
應儀矩有詩七百篇其文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
謹於禮者也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蓋亦有
婦教焉故女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以樂
歌其行勸其志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此
非學不能故教成於內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茲

道廢若夫人之學出於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是可賢也。已其夫來乞銘，予與之親且舊，故爲之序而銘之。蓋夫人之王父諱協，爲尚書刑部郎中，父約，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青州益都人也。夫人嫁關氏，爲徐州豐縣令景仁之妻，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尚書都官郎中諱魯之子，婦生一男二女，年二十有六卒。於治平二年之九月，某甲子葬於杭州錢塘縣，復泰鄉葛松原。實某年某月，某甲子關氏錢塘人也。銘曰：

女有圖史傳

傳一作傳

于師氏其勸以樂其康以禮能此非

他繇學而已。王政之興，蓋自此始。今孰登茲維周之媛，學繇自好，終之不倦，言循于矩，行循于典，尚配古人輝

光日遠

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

宋故衛尉寺丞王公諱用之之夫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工部郎中諱益之母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葬於撫州金谿縣之某鄉某原。既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曰益，曰某，皆已卒。曰某，曰某，曰孟楚，州司理叅軍亦已卒。其孫曰安仁，宣州司戶叅軍，曰安道，皆已卒。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州，曰沆，荆南府建寧縣令，曰安國，曰某某。一作曾孫曰某，曰某，曰某某，墓工部故人之子曾鞏誌之，曰王氏繇工部之叔父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諱觀之始起

家爲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至工部父子遂皆進于朝爲聞人其世浸大夫人及拜其舅與夫之榮而享其子與孫之祿其壽至于九十其卒于撫州之臨川安於其寢余旣與夫人之諸孫遊而嘗得拜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其爲婦順爲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祿者其宜也已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于諸侯大夫之妻內修法度朝佐其夫而其効之見則免置之人至于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而篤於禮余固歎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內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資而使出於其時則必有歌於風而被之于無窮之事若余之鄙其亦曷能知其所至也哉謝公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士顯其施其行謝公知女勉于私其有孰窺嚴嚴秀眉不見缺虧曷以長之此銘辭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

敘事

六一居士傳

歐陽文忠公

六一居士初調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

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闖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

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迭矣幸無患吾其何擇

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

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嘗

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

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

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

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

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蘇子曰居士非有道者也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可謂有道者也

所挾而安居之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

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

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

珪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

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交形於天地之間其

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

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邪
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
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亦士也五居士
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士志於隱矣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
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
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
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
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歛盜夜脫其衣里老父
怯無他子不敢言縣嬴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
少年王生者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
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

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
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
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
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
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
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郊
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在險
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
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
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
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

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潰潰則難得矣宣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

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

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
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
殺之還乃授閣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
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
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
己上者以奏彙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
詐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
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
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
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
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

聚其里人餉之粟盡乃止懌善劍力過數人而
有謀略遇人常畏君不自足其爲人亦不甚長大亦自修
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
廬陵歐陽脩曰勇乃人所有而能如用其勇者少矣若
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著蓋天性也余固
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
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惟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
乃疑遷特雄文善其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
事乃知古之人有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
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子文能如遷書使人讀
而喜否姑次第之

徐復傳

曾子固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
 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數術之說世罕有
 能及者為人調黨有大志內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
 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門漏
 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也字無遇
 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
 理人少能及然其亦未嘗蓄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
 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者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
 章閣侍讀一作林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
 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為上言者

世莫得聞也

仁宗因命講易乾坤

既濟未濟又問今

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

小過而太一守中

宮兵宜內不宜外

仁宗嘉善一作其

言復又獻所為邊

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曆洪範論

上曰卿所獻書為卿

留中必欲宮之復固辭迺官其子路

留復登聞鼓院與

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

歸仁宗高其行

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復又遊吳因家杭州州將每

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

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靈武歲

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

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

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觀學者不能求言復何爲以
微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一
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或
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
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二
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言
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遵知杭州時其居曰高士坊三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
諸已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故
汗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洪澤傳

洪澤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
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連進於有司輒連黜久之
乃得官官不自一無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
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澤里中人聞澤死無
賢愚一作不賢皆恨失之子少與澤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澤
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澤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澤
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
官則心安焉澤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
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以老矣無
可柰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備不已忘其老也澤兄弟
如此無愧矣澤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

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竒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溼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陳公弼傳

蘇文忠公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拜

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實諸法一縣大資去爲雋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

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暮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

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命士挂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贊捕之德贊旣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寃下德贊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 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贊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

無罪乃密以聞 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
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
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
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
飛橋無柱至今汭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 仁宗
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微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
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 上直公奪瓘
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
罪乞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堤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
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卧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

王尊是歲盜起死句執濮州通判井淵 上以爲憂問

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 二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

州不逾月悉會其黨淫而譏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

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奏傳往代之轉運使調

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期貢民

益飢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

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

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

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

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

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禔黜刑獄

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
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入滄竭而有司言
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言還其所
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
以來末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
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
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二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
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
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
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某
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

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
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
有號截道虎者歐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
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劫吏故縱坐免者數人
山東群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
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
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飢公發十二萬石以
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
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
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
晝閉公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

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
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
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
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諸境
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
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
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
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
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恂今爲大理寺丞恪
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
篇辨鈎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清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

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工公貴人皆嚴憚
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
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
以教學養士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
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
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忱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
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懋公於軾之先君子爲
文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
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
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
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

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自嚴冷語言確訥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適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

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
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
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
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弃不取獨來
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
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巢谷傳

蘇文定公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
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
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弃且舊學畜弓矢箭習騎射久
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騷勇驍射擊制爲四方冠

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實者元與之
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實爲河
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
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實出兵討之存實不習蠻事遂
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實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
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囊中有銀數
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遠銀步行
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實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
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托者也予之
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
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州徙昌化士人

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
自眉山謫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
年春正月自梅州遣子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
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
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
窮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情之將復
見子瞻於海南三忘其志且請止之曰君意則喜然自
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予人事也谷曰我自昨未
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請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
乏困亦強資遣之舡行至新會肯登隸竊其橐裝以逃
遂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以美不
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
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金而
纍易子而食君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
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
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群臣皆
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
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
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
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
授之谷始名蒙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一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二

叙事學記 齊州

吉州學記

歐陽文忠公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

制也 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
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
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
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
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
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
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
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甃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
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庭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
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闢耀而人不以爲侈既
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一造官學

朝延一有進不能贊揚明一作天子之盛美不得與諸生

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

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

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誨興行而此一無風俗純美然

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

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

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息一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

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上口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

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

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

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者老

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曲以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
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
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筠州學記

曾子固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
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
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
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
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
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
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循固之心其取與惟退去就

及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醇一恭之間至
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
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
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
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
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
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
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
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博朴之俗微而詭欺薄
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
偷合苟得之行多此習俗一作俗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

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義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今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也良易於斯時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北其地僻絕當

曆之初 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循相州之東南得立爽之地築官於其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湔庫廐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官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
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
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
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一作德出兵授捷之法以
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一作戒以勉其進戒一作警
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
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
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
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
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

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
于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
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
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
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
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
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一作治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
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
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
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
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

也哉及三代表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天一作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宋興幾百年慶曆三年 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之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

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摠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

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養
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
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
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
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
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
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
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
之十二月某日也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行守令有君有愚

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
城士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
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大懼人材放失
儒效闕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
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陋隘不足改為廼營治之東北
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甃黝堊丹漆舉以
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借作工
善吏勤晷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勣諡
于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
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
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

富世祖出 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
危言者折 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
視不敢去 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
聖神爾表 得賢君俾爾田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
擯禮樂以 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
子死孝使 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 朝家教學之意
若其弄筆 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
之憂此年 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君子齋記

王文公

天子諸侯 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
命天下之 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

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
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
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
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
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
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
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
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
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詘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
夫窮困詘辱不足以槩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
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

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
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
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榜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
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
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
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
輜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
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學舍記

曾子固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
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

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

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

縣名屬亳川

與睢汴淮泗

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胡並封禹會

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

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

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驅虺之聚與

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

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

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

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遘禍而憂艱

也

此以下本有太夫人所志與夫七字親筆無

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

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猶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糲飯芑苳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

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士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力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叙事 堂宇等記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文忠公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此一介之士得志於一有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

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
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有意
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爲公榮
柯圭衮冕不足爲公重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
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
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
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園既又
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
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
爲如何而其志豈易重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
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
烈所以銘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
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
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平書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
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
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
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
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
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

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
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
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
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
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
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
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皆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
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
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 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
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煙野草過
而覽者莫不為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言

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

富宇安樂又其俗習

一作俗

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

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

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

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

故喜占形勝治亭

一作臺

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

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

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

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

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

其人焉

齊州二堂記

曾子固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林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之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南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世初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下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而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

知歷山在河東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娥后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或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曰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三子歷

城之西蓋五一作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三數八其旁
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糖於焉水之
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
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
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丹
之通于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
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旁出
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
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濟水自王莽時不
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灤上
之南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灤源之堂

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
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蓋公堂記

蘇文忠公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效者問諸醫醫以爲蠱不治且殺
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
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暮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效
不已蠱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
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鐘乳
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瞶之狀無所不至三易
醫而疾愈甚皇老父教之曰是醫之臯藥之過也子何
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

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定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言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暮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刑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斷長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謂曰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

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僊北屬之空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張文潛藥戒曰張子病瘵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得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

參較以見其繁簡優劣之不同故附于此

信州興造記

王文公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怙柔隱誦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勅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

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管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定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宇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迺今有之公所以揀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

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
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警然自德民相與誹且笑而
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
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
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

繁昌縣興造記

曾子固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
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十餘年無城垣
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
取於民出入無門關賓至無客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庫
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樓列無所往往散亂

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
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
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疵市區愈以索莫為鄉
老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躬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
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
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
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歛勅書置
其中廊之兩旁為群吏之舍跡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
庖漏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
是乎在白門至千寢廬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
用工總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

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
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爲縣止三千九十年間 四聖
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
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
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爲樹立如此使得無歲
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爲之觀
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
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定可也予知縣之
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疵者日以
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蕃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
令用薦者爲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于落成不
惟其興利除敝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效猶何其果
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爲政於戲如夏令者
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能令爲
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
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
不便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
人不廢壞之未可必得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
其亦以有警也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爲
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

公肅之爲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軍使人分
出慰曉訛言迺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
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收處遂行倉庫經營善障雨止
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
變作公命授兵警備訖一作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
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寔弛不治
習以爲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爲已任知民之
不可重困也迺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
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迺築新城方
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爲敵樓戰屋凡四千
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

餘凡圯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
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負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
又以其餘力爲南北甬道若干里人去汗淖即于夷塗
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
千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瓦之用積若干萬若
若干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
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一作始逾時
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
壞爲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子產救災補
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
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

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適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邦也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二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三

叙事

堂齋

廳壁

亭

軒記

醉白堂記

蘇文忠公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者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

既已相 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
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
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
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
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
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
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
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
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
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効於當時
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

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
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
醉也齊得喪忘既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
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尊
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
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
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自
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
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
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
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

而書之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絮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踈簡沈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能亦

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殖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

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
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三節曰古之人所以自
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
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
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
名者自智効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
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五節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
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
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
有弃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
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
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
他人乎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
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
而藏之屬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
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
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
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以閑者蓄極而通必
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
所言者為鑒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
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
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
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阮孚之放也而好蠟
履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
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
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
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覆
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
嗜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
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
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
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
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
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
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
平居攘去膏梁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
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
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於是凡吾之所爲必思而後行子爲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弃

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也微而三則隱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爲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王氏清虛堂記

蘇文定公

王君定國爲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竒瑰琰之觀後有竹林陰森冰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

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曰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白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弃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吳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內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驚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吳氏浩然堂記

新喻吳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

於江南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
合而爲一汪濺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
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
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
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渟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爲
易勇不爲嶮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
居以養其心足乎內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
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
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
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
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
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
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
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堂
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史之所蹲伏而簿書之
所填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
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
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
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

利棟宇者與竹栢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温良况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為繳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為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為曲為曲必屈曲可為乎吾欲為直為直必折直可為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清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嬉乎封植灌溉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闕而罷

大雅堂記

黃魯直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有俠氣不少

借人然以禮

長雅也聞余欲蓋書柱一

美兩川夔嶽諸

中好文喜事之家素

然向余請從事

坐廣楹庥此石因請

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出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

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堂欲隨欻然會意處變以數

語終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

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一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

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闐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

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

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靴鑿者弄其大旨取其發與

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亦不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漁烈冰釋於斯文者乎

冰玉堂記

張文潛

熙寧中余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爲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爲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旣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論議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岳在

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爲潁上令即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是旣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祕書省是時公同時修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有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坎井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略而視其爲吏則巖薄書吏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悉曲當皆可爲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實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

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攷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汨汨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略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疑之晚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立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而歎曰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為詞以哭曰疑之為

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為我實記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為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受於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弃去視捨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如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焯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義仲敏於學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

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灑掃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爲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矚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爲徒紆爲雲霓兮注爲江湖偉爲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梁溪而漁儼頓轡而不敢留兮其尚謂我汙也

雙槐堂記

古之君子其有書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爲法不苛其勤惰疎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誰肯以其怨沮不平之心而副我之所欲哉頃時予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扼腕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畧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訶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卧不及暖

廢飲食冒疾病室室敗漏不敢修宗器用弊乏不敢改
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
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
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
德相爲欺給以善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
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
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
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完潔足以宴賓
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然勞而
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
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歡欣相樂舒心而養志
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
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弊而爲之哉夫
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常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
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照碧堂記

晁无咎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
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闕閉人民之庶百
貨旁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固已
曠然見其爲寬闊之士而樂之豈特人情倦覲於其所
已屢食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
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

借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暨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遽蓋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為勝也宋為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為南都而雙門直別宮故經衢之左為留守解面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圯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橫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旄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賜官俸賓客費為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侈厨傳故能

有餘積以營斯堂屹然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高蹈寓目而皆適其南汴渠起魏迄楚長堤迤靡視櫓隱見隋帝之所以流連忘返也其西商丘祠陶唐氏以為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城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馳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復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尋雖隋之疆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勲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檻極目天垂野盡意若遐鷺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斌湖光瀾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

來水波紘紛柳搖而荷靡鷗鳥盡僂客顧而嬉脩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饜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相羊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悴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枯太息峴山之顛祐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復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屬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書來及焉補之嘗論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掃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將藉之矣不掃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媿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迺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是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卷而施之一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畫舫齋記

歐陽文忠公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宥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

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平舟中山石齒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陷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二字一作或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顧天之意

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二字

飽廩食而安署居追一作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

蛟鼉一白之出沒波濤之洶欵宜其寢驚而夢愕而

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

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

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

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

豈不樂哉一作誠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

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

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

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此一無此字置于壁

遺老齋記

蘇文定公

庚辰之冬予蒙 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
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定吾儕之責也則相
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
乃闢其四楹加明窻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
之予曰予穎濱遺老也蓋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
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
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 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
禁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 上獨
不許曰予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
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
年及 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
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得皆古人所希有然
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
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
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
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
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
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雪齋記

秦少游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
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

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
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
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臯君景儒篆其
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
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
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
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基布
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
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
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
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樞小無足取稱於人

而公所書詩貫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
以寓目焉是豈所謂直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
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
所寘其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
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責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
泊然蕭洒人也蓋能空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
其爲人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
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入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彊
者偷生盜之常也豈樂盜哉無竭民力民心安逸無盡

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為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夫平關訟懾兇狡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在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為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然雖焉誠不足表世範之才顧其所徂可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曾子固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為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

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為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為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拂則大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忘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忘人之勢而強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六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久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

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為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祕書省著作佐郎黃巽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為之載其行治而因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文忠公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為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

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為政者之私我也不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隄成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為勞饒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廩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

論曰某亭一以為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

有所休

一有暇其勞三字

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為先春亭

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

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羈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言允謹者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大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堤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焉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真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千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荆江傾折回直捍怒鬪激束之爲湍激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一有西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爲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誌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稟與俸皆

濤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為名譽以資進取宋公能
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
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
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
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
一作西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此字無出俯仰左右顧而
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焉
有於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

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

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

川按一作按其山水考其圖記升其山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

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

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所在為敵國

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

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

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

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

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覆涵煦百

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

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此字無日與滁人仰而望山
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
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
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
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
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
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
之間者譚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
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此字無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

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
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
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
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
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潤而石出者山間
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
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偃僂
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
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一作泉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
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
籌交錯起坐而誼誨者眾賓懽懽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

問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
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
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
碑有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一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
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峴山亭記

一本題上
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
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
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
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
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

思叔子也

一作而於叔子思之

尤深著元凱以其功

一作而叔子

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

一作皆足以垂於不朽余

一作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

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

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

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直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

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

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

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為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

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

余友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

廣而新之既此字無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
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法
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一作光祿堂又欲紀其事
于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于久遠君皆不能止也
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
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
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
言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
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
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
不必究其詳者一皆不復道一有

叢書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漢都

自古常一作以王自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

偉麗以壯萬邦之一作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關

塞高六轆轤一作以連一作首尾盤屈踰百里從

城中因高以一作之一作不山靡遠或見一作或否惟高最遠最一作

而獨出其巔巖一作每一作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

在祀典與四嶽俱一作爾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

大殊傑當於城守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

者為尤高巡檢使一作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

而增築之治一作享於上一作其南北嚮以望焉見

山之連者峯者岫二字或聯且卑相附高相摩
三然起猝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躡若
闢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
取其倉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
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
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蘇氏族譜序記

蘇文公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
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
人有為不善於室有父兄師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
之嗚呼彼獨何脩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
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
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
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
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
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
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謂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
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
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
之如見恠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
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
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為害也深

自斯人之族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
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
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為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
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
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
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為賢也而廉恥之路塞
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
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為之其與馬赫奔婢妾倩麗足
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挫動府縣其矯
詐脩飾言語足以欺臣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
以告鄉人而私心族人焉髮髯於斯人之一節者願
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
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
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之庶其有悔乎予
曰然乃記之

醒心亭記

曾子固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精亭曰豐
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
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輩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
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
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
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觀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

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為名取
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
矣此以下本有而名之以見其實雖然公之樂吾能言
又善者已十一字親蕪無之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
之學者皆為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
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
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
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久而
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
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輦也又得以
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王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
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
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廼一得平地
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
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
發擇然後可投步者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
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
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土不見首尾水行其
隙間或衡縮繆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
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公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

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爲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二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著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於其山川之勝

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關名師孟云

喜雨亭記

蘇文忠公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

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三
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
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
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
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
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
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
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
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葶飢獄訟繁興而盜賊心
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其可得耶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

優遊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
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
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繫誰之力民曰不
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
自以爲功歸之大空大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
亭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
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
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爲
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

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都者率以風流嘯
咏投壺飲酒爲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田皆不
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
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
可勝計當是時 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爲莘
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
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爲樂又以其餘暇固羅遺逸
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爲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
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
余以事至湖周覽嘆息而莘老求文爲記或以謂余凡
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爲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

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爲豈父之
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旣昔人之
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
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爲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
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
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
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
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
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
列其名物於左云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
半靡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
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
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
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
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
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莫則俦東山而歸故
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
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
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
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

塵埃之外詩人以此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
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
作酒誥備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
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
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道
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
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
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欲翼
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
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

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分其餘以汝飽歸來
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武昌九曲亭記

蘇文定公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
諸山坡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
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
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
南山中有二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
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
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
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

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
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
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
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
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
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
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高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
可登有水可浮一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
悵然移日至其下然獨往道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
實酌水而飲之曰吾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
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

洒然自笑者也。言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言於外，而姑寓焉。此子志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噴薄，風雲開闔，畫則舟楫出没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也。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以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

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也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以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

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志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為快哉也哉

南軒記

曾子固

得鄰之蒨地蕃之樹竹木灌疏一作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言不類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喫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况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稱然吾親之養無以修五之具躬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用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樂

欲然於心非少而思凡吾之佛性苦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所以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鑿一作鑿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藥一作樂工小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亦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備精思日夜冬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一作修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罔不畢載一作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

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白匪養吾心以忠約
守而怒行之其過也改移之以勇而云二之以不止此吾
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一長谷而不出言
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止者亦非也吾之
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於義或惡而毀
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任乎天與人者
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由明爾所言雖近而
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一作矣書之用軒之壁間蚤夜
見觀焉以自進也

東軒記

蘇文定公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二四為水泛益茂南

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濬水患尤
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
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圯缺闢聽
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
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
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
効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且則復
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
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以
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
為雖不欲仕然抱門擊拚尚可自食而不害於學何至

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火之間無一白
之休雖欲弃塵垢解羈繫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
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
禄以自給者良以其古方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六
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
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
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
然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汗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
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
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

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
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俾得
歸代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
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遊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間軒記

秦少游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
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曰早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
則東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間軒去軒數十
里有田可以給餽粥供然亦不為燕祭之用取具君將
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士奈觀觀士累於進退久大
亦竟端委於廟堂之一者巡池而不歸披莽蒼而

清冷而漁者閉距而小肯試二者口有累焉君雖
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略天 奇男子也夫以新
悍之姿遇仗 之時齒 以任事而欲就間曠
處幽隱分狻狁之居河 鹿之逐 為君不取也乃為
詞以招之曰山之雲方油然作水循澗方號不數 為雨
方水為瀆時不淹方難驟得念夫君 武且力矢奔星
方孤挽月夜參半方投杖 起探虎穴方虜其子破千金
方 奇服撫劍馬方氣橫 出山之中方歲將闌木 板
方 擊方 蟠熊咆虎嘯方天為寒四無
人 誰與言膏君良方 秣君馬軒之 方不可
公續文章宗正卷 第十三

